# 李詩辨疑

# 李詩辯疑卷上

## 辯疑小序

或曰何以知李詩之可疑者而為之辯耶曰詩有一代之體製人有各人之學識其精神心思之所存議論之所著材力之大小音響節奏之洪細與夫明暗剛柔之不齊或相倍蓰而十百千萬不可強而比之使之一而盡同也矧夫李白材由天授氣雄萬夫膽畧踈闊迥出塵表故其見於文辭者廓然如太清皎然如皓月若風雲之變若江河之流觸之即動感之即應不假思維而從容駿發在當時無不知有李白而頡頏其間宇者雖杜子美韓退之之賢且才者亦相推而相遜焉唐人之言詩者必以李杜為首稱李有草堂集二十卷唐李陽冰所錄散落人間人或罕

傳遂至紛紜舛錯眞僞淆溷自東坡以下雖畧有議論未暇一一而校正之故李白之名雖在而李白之實未甚昭晰意文章如白者可以妄擬而想像之乎舊說晚唐李益尚書嘗爲翰林學士其詩亦曰李翰林李赤厠鬼小有所作亦曰李詩二者混於白集故多可疑以今觀之其用事頗有典故而鋪敘堆疊格調卑劣者必益之詩也其鄙俚顚狂放肆而無倫者赤之詩也赤眞爲厠鬼哉安敢比迹於謫仙乎二者皆可精察而類別之也乃作李詩辯疑附于卷末以俟知者再詳焉題與題解俱仍其舊

温州樂清蕩南朱諫撰
姪守行校刋

遠別離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絶竹上之淚乃可滅

按詩意以娥皇女英之哭舜為遠別離之曲然而首起三句

不曾敘得舜與二女有別離之意而四句輒曰誰人不言此離苦所謂此者何所指也又云我縱言之將何補不知所補者何事則與上文別離不相貼矣又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不知所謂忠誠者又何事也禪禹乃是舜事則曰堯舜當之亦禪禹似乎堯舜二人同禪於禹是時堯之徂落已五十餘年矣且文意與上文全不相蒙抑所謂當之者當何事也魚龍鼠虎之喻尤為粗俗妄引竹書以堯被舜囚舜則野死是無稽之言侮聖尤甚稍有人心者不忍聽之尚忍言乎白雖未能深知聖人其聰明博古稱誦唐虞亦素志也豈肯溺邪說而反厚誣之乎舊註附會以誤傳誤非惟使古之大聖賢冒不義之惡名而後世之大詩人亦為鬼董假託之辭所污衊矣故切切而為之辯

梁甫吟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始於諸葛亮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人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英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有時大笑開電光倏忽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二壯士

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劒神物各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嵲屼當安之

按梁甫吟辭意錯亂而無序用事或涉於妖妄如呂望酈食其等事方言貧賤而遇明主即繼以雷公天鼓玉女投壺非惟上下文義之不相蒙而又鄙俗無稽之可笑杞國騶虞齊相吳楚紛紜並見意未有歸而又繼之以張公之神劒屠釣之大人知不善於治饋者徒誇飣餖之多不謂適口之味甘苦或失其中人亦不欲食之矣易牙豈為之乎此等繁亂錯雜之辭稍知文理者將羞道之白之雄才高論寧有是乎或又疑為李益尚書李赤廁鬼之所作曰益非病狂安得為是是必廁鬼為之也曰然則廁鬼亦能知古今乎曰唐人云赤

能詩辭想亦未遇厠鬼之先亦嘗學詩矣所得雖淺非全然
一白丁也及至神衰氣亂言無倫次乃若是耳

行路難 原計三首第一首已入選註訖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鷄白狗賭梨栗
彈劒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
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
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何人更掃黄金
臺行路難歸去来

右第二

按此詩辭氣粗淺又多俗句如我獨不得出與不稱情無嫌
猜等語皆閭閻時俗之人所道者而出於白之口可乎至如
昭王白骨縈爛草為美之〻辭歟抑惡之〻辭歟若美之辭

屬輕慢若惡之則貽王有好賢之德不當惡也且用事堆疊意不舒暢尤為可疑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材豈自保李斯稅駕若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上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右第三

按行路難第三首計一十六句朱子嘗謂東坡寫此詩中間節去八句則以前四句與後四句合為一首蓋是之也以今觀之似為簡當而意義又相續中間八句誠為堆疊有犯詩家點鬼錄之病宜節而去之也朱子又嘗謂李白為詩之聖

者其乎論去取之功未嘗無也今當從坡本所定而釋之如
左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
高比雲月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上行且樂生
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賦也含光者韜其光華而不露也蔡邕撰太丘碑文云含光
醇德為世作程混世者同於斯世而無所異也達生猶云達
士也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
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蓴菜羮鱸魚鱠乃
官歸江東或謂之曰卿乃何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乎答
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此為行
路難第三詩從東坡考亭所定之本也言士之生斯世為斯

世也不必立異以為高獨行以為潔彼許由者不受堯之天下固云高矣又何須洗耳於潁川之水乎伯夷者不食周家之粟亦云潔矣又何須采蕨於首陽之顛乎抱屑屑之志矜孑孑之行是蓋有意於立名者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若能含蓄其光華混同於時俗黯然而無章窈然而無迹將與道而為一矣何用昭昭然自處於孤高之地迥若雲月之在天使天下之人皆仰首而視之乎是許由伯夷之行未免有道中之失也獨不見夫吳中之張翰乎翰能知幾號稱達生感秋風於江上憶鱸蓴而棄官圖生前之樂忘身後之名不以吾性之天真而為外物之所役彼洗耳而食蕨者何用若是之孤高耶○按此據東坡所節之文以釋其意似相連續而照應姑備一說以俟再考

夜坐吟　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氷合井泉月入閨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辭鄙弱而意淒慘多婦人女子之態結語渙散無歸宿不知誰之效白者也

鞠歌行

按王僧虔枝錄有鞠歌行乃宴樂平調七曲陸機序漢宮閣下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鞠室者天子之衣室也記云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鄭玄註云鞠衣名蓋黃桑之服言其色之象鞠鞠即菊字猶言柘袍也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

辟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爲刖足鬼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柰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語無倫次辭意與行路難第三篇相似用事堆疊殊爲可疑

相逢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黄金鞭萬户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此詩辭意淺促恐亦效白而爲之者

古有所思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内有有所思又短

簫鐃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差佳人註云漢

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侑食

我思仙人乃在東海之東隅海冥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長

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

謝麻姑

辭淺而意竦似是而實非也

久別離

樂録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

至此腸斷彼心絶雲鬟緑鬢罷梳結愁如回飈亂白雪去年寄

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

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蒼苔

按詩意以為婦思夫之辭言其未還家見書而愁也後云寄書報陽臺者則又為夫思婦之辭矣及至風吹行雲不來等語全與前意自相背馳抑且詞多鄙俚疑為厠鬼之作也

白頭吟二首

按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皚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間明日溝水頭躞蹀溝水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阿嬌正驕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

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
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
花辭條羞故林兎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
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
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古來
得意不相負秪今惟見青陵臺

其二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
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
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王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
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隨雙泉水行
墮紫羅襦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

天長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鷫鸘裘在錦屏上自君一掛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秖今惟有青陵臺

按白頭吟二首大率因前篇而增廣之也前計二十八句後計四十二句前篇此時阿嬌正驕妬之上疑有闕文後篇意稍相續前篇辭簡暢後篇則支離冗雜前篇或出於假託不知為何人也後篇為厠晃之作無疑矣要之皆同人也欲以魚目而混明珠其可得乎

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瀟湘浦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劒跨海斬長鯨

按此詩首二句辭頗清後乃冗襍而無倫次盖欲効白之豪放才力不足而無規矩之可言未免失之於野如云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此又何等語耶

長干行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云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顔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

君遠行瞿塘灔澦堆五月不可觸猿声天上哀門前遲行迹一一生緑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来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顔老早晩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其二

憶妾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来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緑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顔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按舊說黄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痴如尚書李十郎者

也詞意亦頗清麗可喜亂之太白集中亦不甚遠以今觀之前後二篇辭氣大率相類所敘歲月道里亦頗相近後篇稍簡差勝前篇其鄙俚淺俗則一也是舊說者乃假山谷之言以欺後人李白豈有此作山谷豈有此言哉或者又以後篇為李益尚書所作予恐李益亦不若是之粗鄙也而謂李白為之乎

妾薄命

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曹植有妾薄命篇漢書許后傳曰柰何妾薄命端偶竟寧前後人因之而為曲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

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此詩可疑者以前後辭意不相勻稱也首四句固無可議後十二句純駁不一故可疑也豈當時白集中或有殘缺後人以己意補足之成篇乃若是耶未可知也不敢強為之説以俟知者

白紵辭 二首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黄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又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

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

辭意纏綿而淺俗結語渙散而無味以此誣白多見其不知量也

少年行

題解見前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白日毬獵夜摴蒱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少年遊俠好經過渾成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韉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

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按前有少年行辭意感慨激烈句法清健而有文白之詩也此之少年者粗俗妄誕如病狂失心之徒語無倫次若出恍惚而叫囂不已之態使人喪其所守真厠鬼之亂道耳輯録者因題而混收於集中更無去取之鑑今宜摘入僞詐毋使亂真可也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皇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横波月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起句頗有唐音後七句與前四句全不相若而清濁輕重之

懸絕結語渙散殊欠歸宿大率與擣衣一篇相似而差勝於少年行均非謫仙之作也

猛虎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古辭曰朝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落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畧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

故人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遶
牀三匝呼一擲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吴邦伯
皆顧眄四海雄俠兩追隨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吴歌白
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撾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
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按舊註楊子見云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
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脉絡不相貫通語意斷乖悲
歡失據必是他人之作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
坡黄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辨矣愚於
此篇亦有疑焉今按詩意前八句稍可觀自一輸一失以下
皆狂妄顛迷言語誠無倫次脈絡之可尋不待蘇黄之鑑

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

此二詩者意俱淺狹前詩結語渙散無力後詩辭清麗而結語又不相稱以本題首篇較之則輕重純駁皎然可見故知是二詩乃效白而為之者也

## 幽州胡馬客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雁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蘭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赬玉盤翩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白刃洒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此詩失於題解以詩目辭意考之當是遊俠二十四曲之一也計二十六句前十句叙胡馬客之武勇慓義報國後十六句乃言匈奴之桀驁殘暴無有捍禦之者不見說歸胡馬客報國意前後不相照應意無歸結似可疑也然文辭老健而富麗氣象宏大而有議論非白不能作特以缺文為可疑姑俟知者

白馬篇

樂録曰白馬篇齊瑟行也文選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此篇亦以遊俠言也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鬬鷄事萬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酒後競風采三杯弄

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奔逃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羞入原憲室荒淫隱蓬蒿

此詩李白之所作者辭壯氣豪第以不識原憲而嗤為荒淫為可怪耳

鳳笙篇

樂府遺聲歌錄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學吹笙學得崐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飡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吹嘆離声發絳齒更嗟別調流纖指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

此詩稚弱而支離格調鄙俗在李尚書亦所不道者而謂白為之乎仍恐厠鬼之無知耳

怨歌行

歌録曰怨歌行古辭也漢班婕妤有怨歌行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一作

長安見内人出嫁令余代為怨歌行

十五入漢宮花顔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沈憂能傷人緑鬓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鷫鸘換美酒舞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絶悲心夜忡忡

辭氣稚弱如婦人女子之所為者上文既云侍君王薦寢席矣皆為宮中之事後言鷫鸘換酒則又為男子市井放浪之

情意既相背文無照應白果若是之謬乎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者即樂府善哉行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八公王喬遊云

來日一身携粮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淩三山陸憩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声

按此四言當另為一類

玉階怨

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

玉階坐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瓏玲望秋月

辭意淺薄不足為有無也凡若此者蓋學白之輕清也

大堤曲

古今樂録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張東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好樂府遺声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按大堤曲辭意膚淺如雲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皆鄙俗之語而可厭者白為之乎

秦女休行

魏協律郎都尉左延年所作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讎家羅袖灑赤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婿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慙聶政姊萬古共驚嗟

按詩所云秦氏女揮刃報讎直上西山而為關吏所邀被獄蒙赦似皆實事與他曲假借諷詠者不同但秦氏實事未有所考豈詩之云云者即其實耶

洛陽陌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曲有洛陽曲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按此詩詞淺而意輕恐非白之作也

短歌行

樂府遺聲古有此辭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交及時為樂蓋自戒勗之意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刼太極長麻姑垂兩鬓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萬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吾願與人駐顏光

此詩辭放而意鄙如云天公見玉女大笑億萬場及勸龍各一觴等語皆無節失於無稽不足取也如富貴非吾願乃古人成語而輒用之下句文意又不相蒙猖狂鹵莽之若是白豈為之乎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定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

簫声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〇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唐之樂府選體是也宋以後則以詞調為樂府命題為辭其音節始有長短之殊不專於五言矣如菩薩蠻憶秦娥之類皆是也宋之諸儒皆好為之元為最盛在唐之時未有所聞李白安得有此作耶茲二詞者玩其音響亦非宋製乃元調也不知何故混入白之集中設使出於宋前則黃曾歐蘇諸公亦當有所辯正而刊削之矣噫李詩之淆亂一至於此然則以李尚書厠鬼之作雜之無足怪矣矧尚書厠鬼去白不遠其所言者猶有唐之音響亦不若是之懸絕循其舊體而失之也譬之不善於畫真者於人之肥瘠妍媸容有不同必

不至於以男為女以女為男者矣假托李白則有之安得以
易代之體製俳優之俗誣譏之耶

相逢行

解題見前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金鞭遥拍
點玉勒近遲回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
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
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
綿會有時春風正淡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
意毋令曠佳期

按相逢行前後共二篇其一篇四句辭意淺促有辨此後[illegible]

三十句支離卑弱如婦人女子之所道者尤可厭也皆非白作不知何人好事而妄為之者

估客行

樂府清商曲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為布衣時常遊樊鄧践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勑歌者重為感憶之聲梁改為商旅行其辭二首一曰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海客乘天風将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按舊辭云云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白集云云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迹予謂非白之詩也夫古辭之淺者或述里巷

之語以通人情雖淺亦不覺其淺也若曰辟如雲中鳥一去無踪迹非淺而已矣而又粗俗既非里巷常談白豈自為之乎

## 擣衣篇

疑此亦古曲名也舊註無考

閨裏佳人年十餘嚬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銜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緘長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雙燕泛中洲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明月高高刻漏長真珠簾箔捲蘭堂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影有便憑將金剪刀為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顏色

凡稍有識者已知非白之作矣彼敢於亂真者亦獨何哉

## 去婦詞

古来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来何路憶惜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遂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似比顛頹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

心結女羅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嘆君棄妾自嘆妾緣業憶惜初嫁君小姑總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按此辭意粗俗而氣格靡弱誠如婦人女子之態抑且支離而纏綿又不若猛虎詞之稍有力量者以此擬白不亦謬乎內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句清似有唐人氣味其餘不足觀矣此必唐人之假乎白也今亦不知其為誰矣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生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流

按此詩文不接續意無照應故為豪放而無次序似白而實非也故疑而闕之不敢强為之說辭頗整飭丈非猛虎行去婦詞可比雖非白作亦是當時之能詩者不知何故混入白之集中為可疑耳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按元丹丘歌辭頗清順但與前篇格力不同疑似之間不敢强辭姑闕之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雲朝飡石中髓

小山連綿向江關碧峯巉嵒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窗蕭颯松聲起憑崖一
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入公携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按白毫子老人之稱也神仙傳云淮南王安召天下方術之
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皆皓白○此詩欲效李白其實非白也
其曰余配白毫子意已粗矣又曰可得見未得親辭尤稚俗
無之結語渙散而無意味故知非白之作也

梁園吟

我浮黃雲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
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
詠因吟綠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
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

清秋王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
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
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
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暉歌且謠意方遠
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此詩可疑者無倫次也前十句辭順而意正矣人生達命八
句意與上節不相蒙辭欠純昔人豪貴信陵君八句辭清而
健如云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舞影歌聲散綠
池空餘汴水東流海皆爲警句至沉吟此事八句又駁襍而
無意味既無倫次而又駁雜故可疑也若節去人生達命八
句及沉吟此事八句則以前面十句昔人豪貴信陵君八句

共為一首則辭純正意義接續辭之去玉上之汚點皎然之白自見也節而釋之以俟知者再擇焉釋見選註

鳴皐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在清冷池作

蕭士贇云鳴皐歌一篇本末皆楚辭也而世誤以為詩今從之編入辭賦類茲不復釋矣 見賦下

鳴皐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 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皐山

憶昨鳴皐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席非碧山側身西望阻秦関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道緑蘿飛花覆烟草我家仙翁愛清真才雄草聖淩古人欲臥鳴皐絶世塵鳴皐微茫在何處五厓峽水 峽或作陜 横樵路身披翠雲裘袖拂紫煙去去時應過嵩少間相思為折三花樹

按鳴皐歌前後共二篇前篇是送岑徵君者文思宏敞辭藻

煥發舊註蕭士贇以為賦體若然當編入大鵬明堂等賦篇下其復有鳴臯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者辭雖清朗而格力不逮故可疑也乃存之以俟知者再詳焉

東山吟

携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洒酒澆君同所歡酬來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此時辭氣急遽而村俗曰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曰洒酒澆君同所歡曰彼亦一時等語似為廁鬼竊題者所道也末引嵇康洪流之詠又與上文意不相蒙康之詠曰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與謝安事似不相貼以此益可疑也

僧伽歌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增瓶棗千年鉄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辭意鄙淺非白之作不言可知○按紀聞録云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年高宗年號至長安隸名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于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illegible]宗聞其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景福三年中宗年[illegible]端坐而終援此則僧伽死於中宗景福之三年太白[illegible]之詩當在玄宗天寶十一二年間被召在京時也中[illegible]

宗景雲太極共三年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又天寶十餘年共計四十餘年是僧伽之死巳四十餘年矣李白安得復相與見論三車說空有而贈之以詩乎故知是詩之僞無疑也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卧君早歸

辭意粗鄙非白之作不知誰人所爲者混入此耳

金陵歌送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来秀色横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来関因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冠蓋散爲烟霞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劒悲吟空咄嗟梁棟白骨亂

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家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尔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

意鄙不甚鄙辭則未為穩當皆牽強生硬末云他年來訪南山老所言南山老者不知其為誰也李白未嘗有此稱為此詩者恐自称耳今亦無可考矣以之汚白則不可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尔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項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

遁當有時曲歷當天君不知猛虎不看機上肉洪鍾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扣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

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慢白首為儒生

按笑歌行悲歌行二詩辭意格調如出一手言無倫次情多反覆忿語切切欲心逐逐初則若薄於功名富貴者末則希戀流涎而躁急忮害之不已是則為可怪也以之擬謫仙謫仙豈若是之淺陋乎舊說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辭格如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illegible][illegible]俗無知者所託也今笑歌悲歌二行較於草書歌東山吟[illegible]伽吟白雲歌金陵歌諸篇又是一等粗劣者恐貫休亦不至若是之甚也貫休之詩今亦有傳考之可見果如一[illegible]詩當與廁鬼輩同一顛狂而魍魎者矣又何以竊詩僧之[illegible][illegible]

於當時乎揆之東坡南豐之言雖是然恐亦非盡出二公之口也大抵評論古今文章惟求其當而已矣又何須假託先儒以務取信於人乎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京中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我似浮雲滯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帝都歸來還弄峨眉月

按峨眉山月歌前後二首前題云峨眉山月歌而已此後一首則曰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前首不着人之姓名故所謂君者不知為何人也後首則着其人姓名與其所往

之地題標詳畧不同若此蓋偽作者移置蜀僧姓名于後自作詩題之下欲以欺人使其取信其用心亦淺矣況前詩絶句清朗若無意而為之者情辭自至後詩粗俗而牽强玉石之分不辯自見餘見選註峨眉山月歌下

赤壁歌送別

二龍爭戰决雌雄赤壁樓船拂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迹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

辭欠瑩澈結無意義與梁園吟白雲歌金陵歌等結語相彷彿悠揚渙散若無歸宿者其曰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迹及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魄等句俱不成文理尤可疑也

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不自持為言嫁夫壻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來往南浦邊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八年一種為人妻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日暮長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辭既村俗情亦淫蕩使稍知廉恥習文藝者必不若是之無忌憚也疑為厠鬼之作敢混謫仙之清乎當時編輯者之不審亦可罪也矣

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浪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嚚嚚直可輕巨鰲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語無倫次意多牽強徒以大言欲劫謫仙不可得也較於江夏行等篇無有村俗之氣雖曰過之然亦未免於張徨也

清溪行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辭雖不鄙猶失老氣如見底何如此及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或失牽強或傷纖巧恐亦非白之大家所道者疑而闕之可也

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卧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 右字一作石

此章辭義不可強解以俟知者

古意

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為逐東風斜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水亦可量

意淺辭俗結語散而不收非白作也如曰纏綿成一家又云誰言會面易女蘿兔絲衆有家可成乎面可會乎設為假借以言之其語亦不瑩潤以海水結詩意與上文亦無相關渉

而無味果為白之詩乎

山鷓鴣詞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雁壻欲御我向雁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劍戟蒼梧欲窠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霑衣翟當作澤

玩詩意謂苦竹嶺之鷓鴣嫁與燕山之胡雁而山雞澤雉俱來相勸乃南方之禽所欺也且北方之霜雪嚴如劍戟威甚可畏鷓鴣雖欲南歸巢於蒼梧既已嫁矣難遂故土之情所以哀鳴驚叫而淚下霑衣也其意似謂胡虜叛逆亂臣皆被其脅從而我不忍於背君意義雖正而文辭未免於淺俗必當時之避亂者託為此詞誤入白之集中耳不可使之遂混於白也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綉（雪一作）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屛障書題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吾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一作成）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此詩格力雖不足然辭氣輕順頗有音節較於李白固所不逮猶不失為唐人風調也但抑揚太過褒貶太遽為可惟耳內有豪放之氣宋元以下拘拘於常律者又有所不及也不

可以為非白之作而遽忽之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思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掛烟樹白鷳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沙吳女郎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雞犬桃花裹將比通塘渠見羞通達（當作塘）十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

按通塘曲過於輕快流於淺俗如曰鼓棹漁歌趣非一疑是武陵春北流將比通塘渠見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

從天来等句俱不成文理若非門人假託必是誤收混輯亂於集中白豈有此詩乎

東魯見狄博判

去年别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渡滄海却来應是無長風

辭淺意鄙非白作也

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辭意輕淺故删之○此詩二首其一入選註乾

贈韋侍御黄裳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飈折桃李賣陽艷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黄泥願君學長松愼勿作

蓋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

此詩辭意甚正但用字結句欠穩當老成爲可疑耳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天爲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眞成一豎子

按詩意李白乃述德上哥舒大夫者必是稱美大夫有統軍禦敵之材能以及在已被讒憂國之大略今玩詩意述德則有之無有陳情之辭疑當有闕文也以俟再考

雪讒詩

詩皆四言計七十句當編入辭賦類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余指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按李邕於李白為先輩邕有文名時流推重白至京師必與相見白必不敢以敵體之禮自居當從後進之列今玩詩意如語平交且辭意淺薄而誇又非所以謁大官見長者待師儒之禮也白雖不羈其贈崔侍郎韋秘書張衛尉孟浩然等作辭皆謹重而無褻謾之意次及徐安宜盧主簿王瑕丘韋參軍何判官等雖有尊卑之殊俱盡歡洽之情無有謾辭矧李邕乎以此益可疑矣

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予造真籙臨別留贈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懸河與微

言談論安可窮此令二■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擁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學道北海仙傳書紫珠宮丹田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籙天人慙妙工七元潤豁落八角輝星虹三灾蕩璿璣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高堂荅荷難克充下笑世上士沉魂比羅酆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嵩

辭涉輿僻事多不經故闕之

贈僧厓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於寄輪風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曉謁太山君親見日沒雲中夜卧山月拂衣逃人羣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冥機發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濆遇同聲道厓乃僧應說法動海嶽遊方化

公卿手秉玉塵尾如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疊疊信可聽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八窻牖託宿掣雷霆自言歷天台搏壁躡翠屏淩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昔往今来歸絕景無不經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

辭出宏大意入變幻故闕之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日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為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鬓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兒童重廉藺匣中盤劍裝鮹魚閒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辭意鄙俗如云客中相見客中憐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不如燒却頭上巾及君為進士不得進之語尤為村俗此等詩不知何人所作唐有七百餘家雖至下者亦不道此以之污衊謫仙可乎眞鬼顛狂理或有之

江上贈竇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

首四句辭意頗暢自第五句以下不成文理如水淨霞明兩重綺及相約相期何太深別欲論交一片心等語雖稚作亦所不道者而謂李白為之乎

贈漢陽輔録事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烟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只是相思秋復春

按李白贈輔録事詩計二首前一首辭意輕順入選註訖此第二首粗淺可厭如云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只是相思秋復春乃稚子俗夫語也或者混入於白之集耳

江夏贈韋南陵水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烟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句昨日繡衣傾綠尊病如桃李竟

無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欵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觧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来飲酒二千石寒灰重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我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寛離憂

按此詩前十二句辭意頗順然亦柔弱恐非白作自昨日緋衣傾綠尊以下敢雜支離如云四望青天觧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等句村俗之甚及愁来飲酒二千石又誇而無倫槌碎黃鶴樓倒却鸚鵡洲是甚言辭狀亦自不成文理為此詩者肆無忌憚徒知効李白之放殊不知白之豪放由

規矩準繩出入於範圍也豈徒放而已乎彼不求其本徒事其末將流蕩而忘返矣胡可得哉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形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回英眄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岫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使何年共和之

此詩為李白自叙之辭純駁不一如云麒麟閣崢嶸誰可見及當時笑我微賤者却来請謁為交歡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等語一皆稚俗不成文理疑非白之作也○按贈崔二詩第二首辭語清順情思流動已入選註訖此是第一首也乃後人因題效顰欲以取信於人者耳凡一題而二詩者類多倣此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来借問知是謝楊兒

辭淺意淡晨朝来借問句不穩

繫尋陽上崔相渙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傳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

白壁雙明月方知一玉真蓋白璧是玉明月是珠上下辭意不相照應而有偏重之病白之善於文辭者寧有此病乎乀

又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爲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

舊註云恐非上崔相詩亦恐太白之作斯言得之矣○按上崔相詩計三首其一已入選註訖抑郫四十萬四句此二首乃是可疑者也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南岸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按湘浦南遷莫怨嗟辭氣粗俗舊註謂非太白所作是矣

醉後贈王歷陽

書兎千兎毫詩裁两牛腰筆縱起龍虎舞曲拂雲霄雙歌二胡
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
內裁字疑當作載筆縱疑當作縱筆與下句舞曲相對遠清
朝義疑或曰曲名未知是否不相饒語俗或云鮑明遠亦有
日月流邁不相饒句但明遠用得不覺若云從君不相饒便
見突兀白用常言俗語自有點化處必不如此之拙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着老萊衣因為小兒
啼醉倒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辭意卑平人間世中字不穩故闕之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

人傳玉壺子猷聞風動窗竹相思[illegible]經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illegible]我何愁客多樂酬秉燭遊謝尚自能鸜鵒舞相如免脫鷫鸘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

此詩辭格稍弱起句欠穩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酬秉燭遊白欠清順結句弱故闕之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香氣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鷄與鷄竝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砂礫但有珠相隨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頭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迫

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

辭意勉強而纏綿如云鷄與鷄並食鳶與鳶同枝揀珠去砂礫但有珠相隨語又鄙俗若借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語尤不暢末六句情思渙散而稚弱篇章不純故闕之

贈友人

謏世濟功業非無胸中畫誰浪萬古賢以為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歲酒上逐風霜鬢兩邊白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伏被胡塵漁歌遊海濱敝裘恥妻嫂長劍訪友親夫子秉家義群公誰與隣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上黃金報主人

此章義疑如云立產如廣費歲酒上逐風霜句必有闕誤不敢強解況舊註無可考者故闕之但有[illegible]明題一段詩

意純正非白不能道其間純駁處為不可曉耳姑俟再考編入選註內訖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燕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欝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窻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

此詩與春日寄王漢陽詩相似乃以他人所贈之詩編入白集中歲久錯謬失於精別遂以為贈人之詩也此詩本是鄭之寄白者以為白寄鄭明府春早詩本是王漢陽贈白者以為白贈王漢陽殆此二詩辭意輕淺與白格調全然不同惟杜集中無有此等錯誤如嚴武贈詩則序於前子美荅詩列於後賓主自然分明妍媸不待別而自見矣李詩未經先儒

校正故有錯誤餘見寄王漢陽詩下○情人道来竟不来二
句尤淺俗可疑

憶舊遊寄譙郡元叅軍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黄金白璧買歌笑一
醉累月輕王侯海内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
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
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
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来相迎
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飡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
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
眠枕其股當筵意氣淩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
遥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

并州過我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席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頭一遇君酇臺之北文離群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

辭淺俗而意纏綿如婦人女子相與呫囁呀嗄不可了者白以劉勝雄文曾若是乎且以造酒樓與所歷之地所接之人考之白平生經歷無一事一處相同非白之作明矣疑是他

人之詩誤入集中今亦不知其為誰也

寄韋南陵氷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陽顏尚書笑有此作

南船正北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笑語未了風吹斷聞君携妓訪情人應為尚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甕頭百斛金陵春恨我限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掛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辭氣淺俗如云應為尚書不顧身與春風狂殺人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等句皆非白作豈後人用其題而為之者歟內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等句猶不失唐人風味偽為此者必唐人也

題情深樹寄象公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下暮白虎見我去亦為我飛翻

辭意可疑恐用佛家幻語闕之再考否則如謎言如鬼話使人無所猜着誠厠鬼形狀不足道者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迹自高何憚去人近紛吾下玆嶺地閒喧亦泯門横翠岫開水落泉泉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遊傲爾令自哂

詩體平大但紛吾下玆嶺句或云疑紛當作約約字恐亦未安末句牽強亦可疑也屏高句欠穩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辭有純駁強弱不一為可厭也故闕之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群官

朝別凌烟樓暮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願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此地天命方所懸安得苦

愁思

辭意平平後有一篇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者便自雄壯

與此不同豈其詩有得意與不得意者歟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敕放巫山陽蛟龍筆

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與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

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春芳

此詩學爲曠蕩而體格輕淺如今歲敕放巫山陽願掃鸚鵡

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

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等句皆出牽強不穩非白作

但不知效之者誰耳

春早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起傍寒梅問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黄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觴

辭意詳玩乃是王漢陽寄李白者當附於望漢陽柳色寄王漢陽之下以見彼此贈答之意今乃另題作李白寄王漢陽詩輯録者之誤也餘見寄鄭明府詩下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花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

此詩可疑如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辭既輕淺韻又不諧亦恐是他人寄李白者附録于此耳

涇溪都鄭寄鄭少府謌

我遠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群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蹙波虎轉眼杜鵑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魚晚

此詩辭氣輕淺意又疊強如沙上行將白鷺群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何等淺俗稍知文義者必不道此龍門蹙波虎轉眼鬼幻之語更可疑也

別魯頌

誰道泰山高下却魯連節誰謂秦軍衆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間清風掃蘭雪夫子還倜儻攻文繼前烈錯落石上松無為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 夫子音扶

此詩似有文辭其實牽強難說如云下却魯連節推却魯連

舌本謂仲連之節高於泰山仲連之舌能摧秦軍爾云云者意圓語滯不善於文辭也又云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乞欠清順故可疑耳第不知何人所作白必不如是之拙也

李詩辯疑卷上終